

713
I565.4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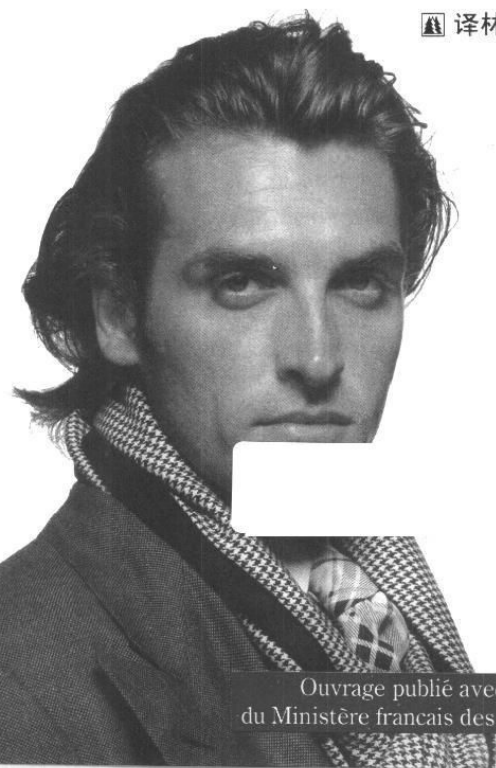
D156

一辆淡紫色出租车

[法国] 米歇尔·代翁 著

徐和瑾 译

译林出版社



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
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

Michel Déon
Un taxi mauve

根据 Editions Gallimard 1973 年版译出。
国际中文版授权：法国伽里马出版社。
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给予协助，谨致谢意。

一辆淡紫色出租车
[法国]米歇尔·代翁 著
徐和瑾 译

出版发行 译 林 出 版 社
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(邮政编码 210009)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扬州印刷总厂 (地址：江都路 44 号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28 千
版次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—80567—271—7/I·119
定 价 12.00 元

(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责任编辑：韩沪麟

献给曼纽尔·文哈斯

我们在走出一座矮树林时迎面相遇，都不快活，他是因为受到他父亲的处罚，他同一个陌生人说话就像在做坏事一样，我是因为我喜欢独自一人进行长时间的行走，并喜欢在湖边和沼泽地的边上进行出乎我意料的窥探。我当时并不着急，——在这种情况下谁会着急呢？——但我不需要任何人陪伴。至少我是这样想的。我们本应只说上一句：“Hello! What a lovely day!”^①爱尔兰人在倾盆大雨或寒风凛冽之时都带着同样的微笑说这种话。不过，我们的两条狗却成了朋友：我的爱尔兰塞特种长髯毛猎犬叫格劳斯，还是像往常那样腼腆，他的拉布拉多种猎犬叫帕克，亲热而又粗暴。此刻我又见到了它们，只见雌的长髯毛猎犬坐在草地上，不让拉布拉多种猎犬用嘴舔自己的下身，而雄的猎犬则以一种笨拙的稚气在它周围转来转去。它们互为补充，我们立刻就看出了这点。当时，格劳斯忘了保护自己的臀部，把一只山鹬赶了出来，山鹬在湖的上空被我击中，掉到湖里。眼看湖水要把山鹬卷走，只见帕克冲了过去，拼命地游着水。它在离我们二三百米远的地方走出了水面，跑着把死了的山鹬衔回来，漂亮的嘴弄破了，一只眼睛半闭着。我和杰里互相推辞，客气了一番。最后，我把山鹬留了下来，我们决定在第二天带帕克和格劳斯去打猎。

我和杰里·基恩的关系，在一个秋天和一个初冬是长途跋涉和沉默寡言。有两三次，罗尔格湖几乎全结了冰，帕克把冰

① 英语：喂！天气真好！

打破，才把我们从芦苇里赶出来的沙锥衔回来，那些沙锥掉下来时，在薄冰上跳动着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有一些美好的时刻令我难以忘怀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惊心动魄：晨曦和黄昏，下午漆黑的天空突然明亮起来，亮光用金色涂抹乔木林，以及我们一直陷到大腿的泥泞的沼泽。湖的背景看上去像是一种松树环绕、发黄的芦苇丛生的沉默的永恒，里面躲藏着野鸭和金黄色的鸫，有时还有一对白天鹅。

“惊心动魄”，这话恰恰是我不应该说的，而应该从我的思想中扫除。为了忘掉这话，我就走着走着，或者荡桨湖上，枪放在双腿之间，格劳斯坐在船尾，用嘴唇在风中吮吸。一切都是美好、广阔和空旷的，人迹到来之前的景色，是纯洁的，并且在微微颤动。

杰里把我的话题扯开，他先是谈起他在夜里老是听到的一种警报声，有时他在单独散步时也听到这种声音。警报声有两种音调，就像纽约的警车发出的那种声音。他听到警报声来自远方，响亮而又清晰，然后这声音仿佛变得沉闷，后来又出现在他的耳中，响得要把他的鼓膜震破。有一天上午，我们坐在一块像岬角般伸到湖中的熔岩石上，注视着飞翔的大雁，只见他用双手抱住脑袋，一时间两眼紧闭，脸色苍白，额头上全是汗水。我问他：

“您病了？”

“没有，我在设法回忆。回忆以前的事。就是担架把我抬走以前的事。那时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呕吐了，然后，有人把我的长裤剪掉。我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感到疼是在夜里。喏，您瞧……”

他脱下靴子，卷起长裤。他的一条腿曾经严重烧伤，部位是在踝骨和膝弯之间。腿肚上肤色粉红、光滑，没有生气。杰

里又穿上靴子。他微笑着。

“这事已经过去，”他说。“我只要看看我的腿和伤疤，警报声就会消失。我又想起医院里的情景。为了使植皮成功，手臂和我的腿肚绑在一起有二十一天。人们认为这样是难以忍受的，不，完全不是。时间过得很快。这是一种美妙的空虚。”

对这件事，他那天没有对我说更多的话。一排大雁在湖的上空飞过，发出傻乎乎的叫声，两边各有一只殿后。它们在我们上空飞过，飞到不会被击中的地方。

杰里住在一个农舍里，农舍的屋顶是茅草铺的，墙壁上刷了石灰浆。一百年以前，他的曾祖父在那里出生，当时正值大饥荒，爱尔兰人都饿得脸色苍白。有一条两旁长着染料木的小道向上延伸，一直通到这个农舍，从农舍俯瞰，可以见到树林、泥炭田和通往香农机场的新公路。这种美景从屋内是看不到的，因为窗户很小。小花园的四周是一丛丛绣球花，在花园里，可以看到初春的太阳从长寿花中升起。杰里的房间的一面墙上挂满了照片，构成一棵系谱树。树顶上居高临下的是老祖宗帕特里克·基恩。只见他蓄着胡子，头戴阔边帽，腰部插着一支手枪。当时他是落基山脉著名的铁路线上的工人。其他一些照片是他在后来照的，展示了他一生的各个时期，他的胡子剪得像野牛杀手科迪^①上校那样。手枪消失了，而硬领则代替了乡下人的衬衫和随随便便系上的黑饰带。这时他已成为铁路公司的一个股东。另一张照片是在将近1920年时拍的，他年已六十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四周是他的职

^① 科迪(1846—1917)，美国陆军侦察兵。1867—1868年捕猎野牛，供联合太平洋铁路筑路工人食用。

员。两边站着他的儿子和孙子,即杰里的父亲。老帕特里克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他去世前一天拍的,年纪是九十九岁。这时他已干瘪得像木乃伊那样,两眼呈青绿色,脸上的皮肤紧贴宽宽的颧颊。当时,他儿子已经去世,由他的孙子搀扶着他。他们在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花园里走着,杰里走在他们的前面,手里拿着一个皮球,他是个眼神天真、头发金黄的男孩。对这些展示好几代人的照片,我百看不厌:第一位夫人恶狠狠地斜视着,是个十足的魔鬼,第二位是祖父的妻子,已不是那样追求功利,第三位是杰里的母亲,是个长着银灰色眼睛的美女,然后是我朋友的两个姐姐:莫伊拉和沙伦。莫伊拉因在洛西^①的影片中扮演奥古斯塔·勃兰登堡的角色而获威尼斯电影节的金狮奖。沙伦被人称为亲王夫人,因为她父亲给她丈夫买下德国的一个小公国,使她丈夫成为欧洲最后一批亲王之一。从用恶狠狠的目光斜视的魔鬼到这两个梦幻中的美女,可以看出基恩家族以茅草屋顶的农舍为起点所走过的道路。这点从家族的男子身上看得更加清楚。杰里的曾祖父是个肩膀宽阔而又漂亮、严肃的彪形大汉,杰里仍保持着曾祖父的体型。一代代传下来,只有鹰钩鼻的线条变得柔和,这是精力和智力有某种减退的征兆。然而,杰里的一个哥哥由遗传得到了曾祖父那种具有挑衅性的鼻子,不过他在这一类人中也是个开拓者,是宇宙的开发者:特伦斯在海军航空部队服役,他在国家航空和航天局接受宇航员的训练已经有五年了。

① 洛西(1909—1984),美国电影导演。他在刻画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往往最能体现其强烈的风格。他导演的影片大部分由英国剧作家兼演员 H. 平特编剧,如《仆人》(1963)、《意外事件》(1967)和 1971 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《中间人》。

基恩家族在青云直上时,并没有忘记作为他们起点的那个农舍。老帕特里克在将近五十岁时像朝圣那样回到农舍,但周围的田地已经转归一些农民所有,所以他能做的只是把房子修复。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细心,把房子恢复成他在十五岁离开时的原状。杰里没有获准在屋内接上电。不过,他父亲要求他装上电话。在夜里,电话铃在出乎意料的时刻响起:从纽约打来个短短的电话,看看他是否在那儿。他母亲再说上几句关心的话语,然后杰里又处于孤独之中,只听到夜里在树林中刮着大风,山毛榉发出的声音犹如冲击着沙滩的波浪,或是听到淹没一切的下雨声,而在黎明时分,只见地上散发出一片灰色雾气。我钦佩的是他能承受这种对二十岁的青年来说是野蛮的待遇。他本来可以酣睡不醒,只做活下去所必需的事情,等待来自外界的某种解救,或者甚至一走了之,把他和家人的最后联系切断,但他没有这样做,而是接受了这种状况,这当然有点盲从。他把自己蜷缩起来,没有书看,没有音乐听,就发现了自己的内心生活,犹如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肚脐眼一样。

我已经说过:他立刻让我感到喜欢。我们走着。一天走五个小时,走在附近的树林里,在罗尔格湖畔,或是走在被废弃的、烧焦的泥炭矿里。有些时候,我们谈得很多,有些时候,则什么也不说。他读过一点书,十分有趣的是,他的知识停留在十九世纪的美国:他喜欢亨利·戴维·梭罗^①,常常引述

^① 梭罗(1817—1862),美国散文作家、诗人。他深受爱默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,是超验主义运动的代表之一。1845年春,他在沃尔登湖畔建起一间木屋,开始过起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自种自食的简朴生活,写下了长篇散文《沃尔登或林中生活》(1854)。

《沃尔登或林中生活》中的词句,我过去曾竭力想对这篇散文发生兴趣,但白费力气。不过,我们可以长时间地谈论惠特曼^①。当我们站在水中窥视绿头鸭时,惠特曼淫荡的抒情诗会使我们感到温暖。惠特曼的诗歌缺乏爱尔兰的那种空间,但它们相当出色地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热情和他的自信。杰里也能背出带有贵族思想的二流哲学家爱默生^②的一些作品片断,而爱默生的功劳在于首先发现了惠特曼。有一天他对我谈起了霍桑^③,但我对霍桑的兴趣不如对亨利·詹姆斯^④、坡^⑤或麦尔维尔^⑥的兴趣来得大,而他对这些作家却几乎一无所知。某个教师向他传授了一些残缺不全的文化,一些文化的标记,但这种文化是不完整的。杰里一直没有兴趣将这些分散的知识融会贯通,加以充实。对于二十世纪,他只知道《福克纳在大学》,这个集子是“当我临终的时候……”的作者对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在一个学年中提出的问题的回答。这本书使他发生了兴趣,但未能唤起他对福克纳作品的任何兴趣,这点倒很奇怪,因为《福克纳在大学》是作者对作者虚构的

① 惠特曼(1819—1892),美国诗人、散文作家。主要作品为《草叶集》。他的诗歌创作打破了美国诗歌的传统律式,以短句作为韵律的基础,用奔放的长行组成自由体,语言生动朴素,风格粗犷豪放,用新的形式表达民主思想,在题材和诗体上都有重大突破,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

② 爱默生(1803—1882),美国散文作家、哲学家。他反对任何一成不变的传统和教条的体系,创建了宗教的哲学运动——超验主义运动。

③ 霍桑(1804—1864),美国作家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红字》(1850)。他被认为是清教统治时期新英格兰的道德历史学家,十九世纪前期最优秀的浪漫主义小说家。

④ 詹姆斯(1843—1916),美国小说家、文学评论家。他被认为是意识流作家的前驱,现代派小说评论的鼻祖。

⑤ 坡(1809—1849),美国诗人、小说家和文艺评论家。

⑥ 麦尔维尔(1819—1891),美国后期浪漫主义小说家。

事物、无法摆脱的烦恼和梦想的一种解释，特别是作家对他的读者们的蠢话、海淫的妄想或矫揉造作的思想的一种清醒的态度。杰里给人的印象是他有一种被弃置一边、几乎未被开发的智力。野草尚未覆盖这些开得不好的犁沟。人们将会看到，陶布尔曼如何设法把事情搅乱，并在这洁白无瑕的智力中制造混乱。

我刚才谈到了陶布尔曼。他既然已经出场，我在谈到他时就必须清除任何个人的感情。杰里是在十月初遇到他的，那天我正在都柏林进行一次例行的检查，检查的结果我的病情既没有痊愈，也没有恶化。来自大西洋的雨水已降落到爱尔兰的西部，到处都形成水潭和池塘。野鸭偶尔飞来停留，但无法预料它们的来临。杰里守在我们所在的那个池塘的边上，一般说来，飞来一两对野鸭已是相当不错。我们在那里用大石头堆了两垛矮墙，人蹲在墙后可以完全隐蔽起来。两垛矮墙面对面地竖立着，相距有三十来米，但我们相当了解相互的位置，所以不会向对方开枪，再说野鸭总是来自日落的地方，它们在桔黄色的或沉浸在夜晚的蓝色的天空中犹如一支支黑箭。在那儿，几天来什么也没有出现，而杰里仍坚持等待。他像我一样喜欢这万籁俱寂的地方。黄昏使炭黑色的树林的边缘清楚地显现出来，平静的水面上闪闪发光。他蹲在自己的矮墙后面，帕克在他的后面，就这样等待着。黄昏笼罩乡村，几只秧鸡突然在水面掠过。一股湿冷笼罩着他，他则让自己处于那种在天黑前慢慢使人无动于衷的麻木状态。几只乌鸦飞到罗尔格湖的一个岛上。杰里睁大眼睛，处于半睡眠的状态，听到一只黑水鸡的叫声又醒了。最后，一对野鸭瑟瑟地扑动着翅膀呼啸而来，它们飞得奇快，使人无法射击，它们已经飞到水面上，扑着水，扎进水中，依稀可见。杰里让他的

狗紧贴地面，自己则屏住呼吸。有多少分钟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是什么让他开了枪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不管怎样，他确实开了枪，雄的那只被打中后倒了下来，而雌的那只却飞走了。于是，一阵谩骂声像连珠炮一般在黑夜中响起，惊呆的杰里听到谩骂唠唠叨叨，就像在说连祷文一样。这涉及到他家庭的荣誉。他只好低下脑袋。当射击结束之后，杰里问道：

“您是谁？”

“您站起来就会看到！”一个铜钟般洪亮的声音叫道。

本能让他先把自己的绿色粗呢帽伸出矮墙头。一阵子弹打穿了帽子，帕克也中了一颗子弹，子弹弹到它的大腿上，疼得它吼叫了一声。

有个人已在对面的矮墙后面躲了一会儿，就是我经常蹲的那垛矮墙。杰里感到高兴。总算有件事发生了。

“您死啦，坏蛋？”那声音叫道。

“没有。现在轮到您了。”

杰里伸出矮墙，朝估计的方向开了两枪，打在石头里面。又响起一阵雷鸣般的咒骂声，一个几乎看不清的黑影站了起来。杰里看到黑影很大，像是吃人的妖魔，像是某个可怕的生物。一群乌鸦发出呱呱的叫声，朝空中飞去。帕克用舌头舔着自己的大腿，不再呻吟，但拼命吼叫。杰里无声无息地在自己的枪管里上了两颗 16 毫米的子弹，用一种冷漠的声音说道：

“您打伤了我的狗。”

“您干吗不说您有一条狗！这样的笨蛋从来也没有见过！”

黑影沿着池塘在芦苇中间移动。黑夜在几分钟内降临，漆黑一片，人影消失。只能听到水中传来的淤泥吸住靴子的

声音。杰里躲到自己的矮墙后面，抚摸着重新开始呻吟的帕克。血粘在它那发抖的大腿上。杰里在想，这个疯子要是打死了帕克，就该在肚子上挨一阵子弹。

“您的狗在哪儿？”那声音就在附近，突然问道。

“在这儿！”

“还是一条黑狗！夜里哪里会想到！”

那人俯下身去，他的油布服发出的声音就像硬纸板撕开时那样。帕克见有只手在摸索中触摸它，就停止了呻吟。

“没关系！”那声音变得温柔地说。“是擦伤。它可以走路，但我会抱着它的。您跟我来。”

杰里发现有一条狗跟着这个猎人，是一条红棕色的拉布拉多猎犬，那狗闻了闻帕克。

“走开，布朗迪！快去找。”

布朗迪跳到池塘里，朝被击中的野鸭游去。

“快去拿回来，你这个笨蛋！”

那条母狗把野鸭放在猎人的脚下，猎人拿起野鸭，毫不犹豫地塞进了自己的皮挎包。

“咱们一起到我家去，”他说。“我什么东西都有，可以治疗……嗯，它叫什么？”

“帕克！”

“……可以治疗帕克。因为您家里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喽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叫陶布尔曼。”

“我叫杰里·基恩。”

“啊，您就是小基恩！”

“我身高一米八六，再说在克莱尔郡也许有两千个基恩。”

“那您就找出一个有像您那样的美国口音的基恩!”

“好吧,我同意,我就是‘小’基恩。”

“请跟我走。”

“我熟悉路,跟您一样熟悉。”

“您要是不想掉到沼泽里去,就跟着我的脚步走。”

陶布尔曼抱着帕克,离开池塘边缘,以便穿过一块布满大石块的田地,走在这些石块上,脚会被绊住或打滑。起风了,风吹散了最后几片云,在乌黑的天空中亮起了成千颗星星。陶布尔曼喘着气,咒骂着,像推土机那样在荆棘和染料木中前进。他们翻过一垛用碎石堆成的墙。由于杰里把墙的一部分弄塌了,陶布尔曼就停了下来,把帕克放在草地里,把墙修补好。

“您这样大的人,连过这种障碍物都会出差错。”

“我感到奇怪,像您这种人还会费心去修墙。”

“傻瓜!像我这种人您还从未见过,将来也不会见到,您还没有沿着我的屁股转一圈呢。”

“我骂起人来和您一样棒。”

“用什么语言?”

“用英语。”

“而我可以用五种语言……不是这块石头……是小的那块……真可怜!当我想到您的祖先忍饥挨饿,建起了这几千垛墙,而您却连把一块石头放在另一块石头上都不会……”

他们走到一条泥泞的小道,看到一辆吉普车,一个木箱罩着吉普车,使它成为轿车。陶布尔曼打开后座的一扇车门。

“您坐那儿,”他吩咐道,“把帕克抱在您的膝盖上。我不能让您坐在前面。是我女儿开车。”

杰里爬到车上,勉勉强强在两个口袋中间坐了下来,从气

味来看,他觉得口袋里装的是燕麦。在驾驶座位上坐着一位姑娘,她的头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头巾包了起来。她连头都不回,当她打开点火开关时,只有仪表板上的黄灯发亮,在黑暗中依稀显出一个纹丝不动的侧影,长着一个细巧的鼻子。吉普车从泥泞中开了出来,迅速开到小道的车辙之中,经过时擦到桑树的荆棘。没过多久就到了大路,吉普车像一阵风似地穿了过去,在标有“停”字的路标前也不放慢速度,就开到另一条比较整洁的小道上。他们行进在一个稀疏的灌木丛中,车灯把两只孢子照得眼花缭乱,停在原地不动。杰里坐得极不舒服,又常常被颠得跳离座位。他的脑袋在车顶上撞了好几次,他最后只好把头缩了起来,不再朝紧握方向盘的姑娘看了。

行车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,在通过一道暗门和关牲畜的栅栏门之后,吉普车在一个水洼中停了下来,前面是一幢在夜里看不清楚的房子。一盏灯亮了,照亮了一扇用铁饰加固的漂亮木门。杰里下车时十分疲劳,就伸了伸懒腰,重新把帕克抱了起来。

“您过来!”陶布尔曼说。

杰里看到姑娘进去了,他最后看出,她进的是一幢房子侧面的一个高大塔楼。一个身穿白上衣的仆人走下三级阶梯,用口哨叫唤布朗迪,并把它带到狗窝。经过一条狭窄的走廊之后,他们来到一间墙壁用粗糙的石头砌的低矮圆屋。壁炉里生着火,壁炉前有一张长沙发和几把宽大的皮扶手椅。

“把狗放在壁炉旁边。我去拿些东西再回来。”

帕克呻吟着,然后舔着那条血迹斑斑的大腿。杰里抚摸着它的脑袋,并看了看室内不协调的陈设:几件漂亮的家具旁边放着极为难看的東西。在墙上,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彩色画

片被匆忙地配上画框,但也有一些十分漂亮的英国版画,画的是猎狐,从猎人聚会一直画到把猎物分给猎狗吃。在一个玻璃橱窗里,涂有清漆的贝壳闪闪发亮,这些贝壳大部分都不好玩或被弄出了缺口。相反,在一张用金线绣花的深红色天鹅绒覆盖的独脚小圆桌上,摆着一套迷人的玻璃饰物。

陶布尔曼回来时拿着酒精、剪刀、一卷绷带和一个注射器。在地上,在壁炉前的地毯上,他开始给帕克治疗,而帕克则听任他的摆布。杰里望着这个既十分粗暴又非常温和的怪人,他可以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杀死自己的同类,也会为一条狗受伤而动心。他的脸十分丑陋,就像生过天花那样。鼻子上长着粉刺,有一个耳朵就像花菜一样。闪闪发亮的黑眼睛深陷在眼眶之中,上面盖着长长的几乎是女性的睫毛。他灰色的头发低垂在前额上,而在颈背上髻曲成环形。晒黑的肤色会使人想起东方国家的人。这种丑陋没有任何使人厌恶的东西,恰恰相反,陶布尔曼有诱人的魅力,他那双有力的手,手指扁阔,保养不良,同他的脸一样引人注目。它们的动作干净利落、轻盈优美,使人一眼就看出它们十分能干,甚至十分灵巧。他的双手停下来抚摸帕克的嘴和脑袋,帕克一声不吭地听任他的摆布,在陶布尔曼给它注射抗菌素时,也只是微微颤抖一下。

“好了,”他最后说。“这没什么,但清洗一下被子弹打伤的伤口总是保险一点。帕克是条漂亮的狗。您是在哪儿搞到的?”

“是一个农场主卖给我的。”

“是奥肖内西?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牲畜饲养得不错,但是个大傻瓜!”

“不管怎样，他不会对狗开枪。”

“首先，我开枪不是对着帕克，而是对着您。其次，对一个残杀正在池塘上扑水的野鸭的人，您是怎么看的？”

“也许这不是很好，但总不至于要一个人去死。”

“您死了？没有！好吧，闭住您的嘴，在我们把您送回去之前，还是请您喝上一杯。”

回去时同来时相同。当杰里抱着帕克走出城堡的主塔时，他看到吉普车的车灯亮着，吉普车的马达已经开动。陶布尔曼为他打开了后车门，杰里就坐在铁箱子上，两袋燕麦已被拿走，而姑娘则坐在驾驶盘前。她父亲在她旁边坐下。她连头也不回。看来她熟悉道路，因为她在山丘下面通往农舍的斜坡前面离开了这条道路。

“再见，”陶布尔曼说。“我明天来听消息。它可能睡得不好。什么也别给它吃，只给它喝水，它要喝多少就给多少。”

“再见……谢谢，小姐。”

“您别费心。她是不会说话的。”

杰里回到农舍，屋里的火炭快要烧光，他费了老大的劲才把火弄旺。引火柴无法点燃一块块将要熄灭的泥炭，他只好在灰烬前整整蹲上半个小时，用嘴吹着，使壁炉里最终燃起了火焰。帕克躺在壁炉前睡觉，当时风开始在树木中吼叫。夜里风声更响，中间会暂时平静几秒钟，却使人感到焦虑不安。两棵山毛榉倒了下来，树枝发出沙沙的声音。木头在呻吟、断裂，然后就寂静无声。杰里倒在一张蹩脚的扶手椅里。他无法睡觉，陶布尔曼雷鸣般的声音还在他的耳边响着。“她是不会说话的，”陶布尔曼说。这意味着她是哑巴，还是她不想说一句话？他想起包着她头发的丝头巾、匆匆走上台阶的黑影和一个模糊的侧影。就是这些。在白天，他是不会认出她的。